金壺七墨

金臺還墨卷一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鐃歌
禽言
李觀察書
周師孔
祭文
徐都堂
杖馬

賣菸
吳夫人
陳東山
斷碑硯
乘槎記
盾鼻錄
義伶
孝伶
又

天籟
絕句
晚學齋詩詞

金壺逸墨卷一

鐃歌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甲子江南肅清偶以詩賦課士擬大軍克復金陵鐃歌有王拱辰作云石頭風利舸艦來火炬無煩鐵鎖開遂憶策勲高會處凱歌齊上雨花臺掃穴禽渠爵上公威聲久著大江東不知誰作軍司馬山斗文章紀戰功又朱樽五律云江浙慶全收威名震九州元戎能戰守天子自懷柔日照旌旗爛風高動劒秋海波從此靖干

戴頭金剛

禽言

江甯俞汝諧有小課禽言數首寫軍興苦況悲壯蒼涼錄其四云鵓鴣鵓鴣雨多水漲生脩條魚飛稻田蛙產溢可憐有地無人租兔葵劚得連根煮霧笠烟簑愁不語閒說明朝要打糧相將又向他方去交交桑扈日色昏黃桑柘苦官軍盡數斫作薪前往相求拔刀怒棚絲拂地榆莢長哀哀寡婦空提筐野蠶作繭大如甕秋風那得成衣裳得過且過銜泥無力巢難做翠翎剝落寒浸

膚兄是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隻立微軀敢羨蛟龍蟄深山日暮行人稀夜雨荒郊鬼燈泣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逢官兵後逢盜飄零十日將如何拂面西風塵撲漉荒原白骨狐貍啄誰家雙鬟行得遲橫拖馬上聞啼哭

李觀察書

曾公既克金陵京外官紳走書申賀謹守常格者居多獨李次青觀察博引繁稱鋪張揚厲一書累三千言中敘討賊之初以書生張空拳撥巨寇號召生徒子弟忍

幾轉戰備歷艱阻百折而不回及乎大功告成懋邀鉅賞兄弟同日膺茅土以蕞爾一邑備有侯伯子男之封建旄仗鉞寄專閫及方伯連帥之屬至以千百計可謂如荼如火千載一時矣而得力尤在末一段寓規於頌深得古人贈言之旨其辭云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嘗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知大體可信畏者莫能任況於闘獠狂奪殘黎於猰貐之口其事與開創同而又有梟夷逼伺伏獷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宜必有遠謀深識消

患於未萌焉竊謂圖治以教養爲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爲法所縛至於丙治既脩外侮自戢道在善成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喙既不遑矣所議亟爲通達此外雖散文字幸以郭李相比擬會公勳業誠不必少遜前人然時勢不同未可例也

周師孔

英國使臣威妥瑪曼詣 京師上書同文館進借法自強之議閱者憤焉有義民託名周師孔者擬書答之大

意謂中國治貴文明不務險遠與西洋人情風尙百無一同西洋之政官與商民皆不分官之事商可主持商之事官可干預中國則不然官而兼商謂之忘廉商而預官謂之越分故聖賢立教化帝王主政刑而風俗則轉移於百姓政教之力亦但能去其太甚聽其自然不可以力爭不可以智取今欲以創鐵路立電標開采五金山礦等事變易風俗擾衆驚民雖以中國官長行之猶多扞格何況貴國之代謀乎且貴國遇有大事又何嘗不以民心爲重官權爲輕如西洋諸小國向歸英國

中間民心有異。亦卽舍而不問。西洋天主教最先。及耶蘇教出。彼此爭長。卒不能奉天主而盡燕耶蘇。夫同此一教。同此一方。猶不可挽東就西。強人從已。何獨於中國而昧之。卽以理財而言。貴國經費。悉取於商。鴉片一術稅銀至數十兩。湖絲一包亦然。此明明有利於中國者。何不欲效西洋之所為。況於利害未卜者哉。夫中國民氣至弱也。而有時亦至強。譬如江河之水。寬僅數丈。其遜於大海遠矣。然而小船重載。動至沈溺。大風激之。波浪山湧。亦足以覆舟而有餘。中國之民。取以柔道則

驅施之仁政束頑強以所不願驅以所不樂而渙散而不可收拾且將激憤伸怒於創議始事之人雖爲先生不敢也醫中又有秦始皇元世祖諸所行專以見詐力之不足服人而我　朝仁德相承民心感浹此即爲致不專恃彊而德萬年終不能弱之證忠義憤發不懋而嚴可與亡友蔣劍人作並傳也

祭文

某醫士卒或祭以文云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藥簡潔老當餘味曲包至矣

徐都堂

徐總憲(耀)揚州人。微時與友人讀書僧寺中。寺攸近水。夏日苦蚊。雖處帷帳中驅之不盡。而徐獨倒身甘寢。寂不聞聲。衆疑其詐。徐袒而示之。良信。他日徐歸。一友移臥其處。曰吾且試之。果無所擾。心異之而不得其故。遽遽然其樂無涯也。及醒。斜月在窗。見一人伏床側。手執蒲葵扇揮拂不停。觀之青面獠牙。雙目如炬。友大驚曰。若爲何人。其人注目久之。曰我謂是徐都堂。乃一老秀才耶。拂袖而去。

杖馬

有鄉民入市繫馬於茶店之門而自往城東者既還馬猶是也而齒則加長矣遂以換馬誣主人兩相爭鬭適福又新太守至問得其故各執一詞乃命從者解其繮以大杖扑馬驅其所之馬奔至某寺門外止而不行從者叩門而鄉民之馬繫焉福問鄉民曰馬齒相去僅余幾何曰十年曰汝自大意妄誣主人罰其半以爲修路之犒和尙之友盜馬者笞

賣草

鄉民擔草者遠行患熱解衣塞草中既負草於李氏而忘取其衣返而索之李曰覓見草不見衣也且草在厨竈間汝往搜尋不得衣不汝責也方爭論間縣令姚君至閧而迷之先問鄉民次與李氏問話謂鄉民多刁頑意將圖詐言未已李袖烟管墮於地姚笑曰烟管頭牙乎玉乎幸而未破因索觀之隨手置座後仍與李說陰騭道果報瑣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姚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件至堂矣李見衣錯愕不寒而慄姚嚙然曰吾以汝爲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陷之者耶笞之

十數日烟管已付汝家。

吳夫人

陳勇烈公夫人吳氏山陽汊河人遊擊吳禮北璜女也幼讀女四書事父母孝能識大義勇烈籍潁州咸豐初遇賊擄至天長曾提督李世忠渡江擊賊勇烈勸其族父世銘爲內應以天長歸　朝同治二年苗沛霖反提督陳公國瑞聞勇烈名招之麾下力戰破賊息兵於清河陳公故與禮北善知夫人賢遂爲勇烈聘焉婚期前三日譌言陳公擊賊河南歿於陣勇烈方食遽起具衣

冠往見禮北曰陳公遇我厚今有難彼寧雖不可知然義當速往謹請改卜吉期即出門策馬星夜北馳千餘里崎嶇山路間彌望無人煙三日不食饑渴疲頓而陳公幸無恙相見於河南由是勇烈義聲震天下四年成婚於吳氏夫人以勇烈治軍嚴請滅誅戮勇烈笑曰是非爾所知不殺何以行令夫人曰省刑非廢法也法當執情亦當原勇烈然之自是威少霽家居愈謙讓先後大小數十戰追賊山東數千里而口不言功最後秦爵相李公與會剿陝賊張仲獻於滑縣之陳灘時各軍未

合前後受敵勇烈歷戰竟日身受矛傷復大呼馳斬悍賊六名賊發銅礮中腰而顛顧謂左右曰灘者坍出陳坍吾其巳矣遂卒年二十一遺命葬山陽夫人初得凶問晝夜號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父母勸之曰吾何敢死腹中一塊肉陳氏宗祧所繫勉起啜粥及勇烈柩至淸河世銘聞爵相奏請　優䘏欲移柩返天長夫人曰先夫有言矣生不樂居天長死乃强之耶必欲移柩更以一棺將我去耳世銘無言遽出閱十日突以衆至徑登堂舉柩行夫人阻之不得伏柩而號勇士扶之顛墜

於地及柩出而胎墮哭而言曰吾不可復生矣至是決計求死頂藏毒物服之灌救移時竟絕年僅十有八是時提督劉公銘傳駐兵清河之錫莊聞報大怒立遣兵勇亦陸追柩返並擒世銘及同謀張孝先考即時正法而爵相請建雙烈祠合祀夫人焉葬之日氣象昏慘觀者皆歎息禮北哀其女請家兄仲勤爲勇烈作行略而屬予塡詞以傳之行略所紀贊揄壽光諸戰績叱咤如生因篇長不備錄

陳東山

陳東山者・佚其名・世居金陵蔣山之東・因以自號・性迂拘不諧於俗・授室後・妻偶失飪・憤然自責曰・婦工不脩刑于之愧・遂棄家遠遊・初設教吳趨里・從之者多紈袴習恥教不行・去而之燕・授徒於都城西鄉・鄉俗來學不具盥・不載贄・第日納書蚨筆海中・讀竟則去・多寡不校去家無積蓄・餚脯以日計也・歷二十年不自知其列門牆者凡幾何人・而積貲頗厚・鄰有某翁・勸營子母・合貲燭於京都正陽門列肆・甫畢・值林清亂・都城戒嚴・徹夜按捕・燭為軍士攫盡・及賊平而肆亦閉矣・鄰翁故有力

頹償所失東山曰命也堅不受蕭然一身南旋吳會舊從遊者遞爲主人並捐資供杖頭需先生固無所用得輙周卹不少吝或傳其元日出賀雪中遇無賴子攫其冠而奔先生手青蚨數百招之其人狀先生老趦趄而至則傾囊相贈戒勿復爾冠亦不責還也年八十預治身後事尅期而逝後二十載客有過都門西鄉者居人猶道先生不置云馬湘艇述

斷碑硯

家兄仲勤以千錢購斷碑硯一方背鐫十六字書法遒

勁平列四行第一行曰吳越勝事次行曰書來乞詩再次曰尾書溪藤曰視昔遲眼卽售者亦不辨爲何語他日讀坡公墨妙亭詩適與前字相合心竊疑之及閱秋雨盦隨筆乃知爲黃公石齋之硯所刻果是蘇詩曾賓谷都轉嘗得之廣陵市上並載右偏有道周篆印左有竹垞銘語均剝蝕不可辨以黃氏故物歷今二百餘年仍歸吾家可喜也

乘槎記

乘槎記爲總理衙門斌椿奉使西洋之筆計百六十日

往返十萬里乘風破浪洋洋大觀也顧其所載多樓臺闤闠寶玩機巧珍禽異獸之屬而於疆域險易兵刑政教略焉惟法國都城載養兵三十萬羅衣紅袴持杖鵠立棋布星羅其巡街之兵冠服鮮明往來梭織無間雖行人如蟻而安靜無譁何其奉公勤儆若斯耶英吉利都城人民倍於法國而水陸兵不及其半已敷防守則以倫敦地形四面環海非若巴黎期之偪近鄰疆也英國官制有相國有將軍大夫稅司各棧存茶至三百萬箱錢有金銀銅三等海關歲收金錢二千六百萬磅磅

為三兩三錢即以金作銀已足抵中國全幣之數而又過之故西洋尊重商賈尙技藝能廣取他國之財以自殖火器出於布國西都礮子重至百觔形長首尖敵船包鐵厚六七寸者能通之各國皆購火器於此通局工匠多至二萬餘人而俄羅斯都城繁盛富强兵精器利尤為各國之冠云此皆他書所不載者撮錄數條覺古人勒銘居背生搯吐谷眞不值一粲也

盾鼻錄

盾鼻錄一帙吳門某氏作也某初以部曹改外官分發

四川會何子貞太史觀學蜀中摭某行事劾罷之而川督疑亦劾何某又爲是録以相汚衊怨毒之於人甚矣錄中自言紀事從實非見諸奏章邸報者不錄試問閨幃之事鄉曲鄙褻之談果見於何人奏疏耶此卽其自相矛盾者也○

義伶

巧玲者忘其姓字曰蕙仙居京師日與某公故相善人之某得監司發不能治裝蕙貲與資且不責劵某强予之囊槖既具未及成行而某公卒會弔日甫辨色蕙遽

至衆皆愕眙謂其孝道來也慈入幃哭拜已探懐出券就燭焚之大慟去

孝伶

蘇州李春江隸大雅班偉軀潤嗓技藝冠羣伶人中無出者性豔斂嘗於肆中購殘缺耕織圖一帙暇輒臨摹久而有得作人物無不入神又與諸畫家晨夕切磋藝譽日增歲得潤筆資倍於戲值然終不肯棄伶賣畫曰伶本業畫餘技且班中胸色無多缺一不辦我去奈衆人何弟某性頑劣不事生計母偏愛之李得貲悉歎奉

母弟輒涙用不敢怨弟有所忤亦笑撫之不與校蓋恐傷母意也淇逆之亂有人見其負母挈弟出胥門去不知所終

又

鍾鳳齡字鴈秋蘇州人少孤髫年入都遂墮梨園而常以思母故背人潸泣脫籍後甫定寓屋亟丐人蹤其母會吳下頻年兵燹人多流亡屢以書往不得報乃奮然爲尋親計人以暄成業也咸勸沮之秋曰吾之不憚征繇爲將母地今不得母耗何戀此賤業爲哉盡貨所有

不再計而行。

天籟

詩以性情天籟爲上。次氣骨。次聲律。徒襲古人面貌者下也。婦人孺子偶得一情至語。耐人竟日思。文士性天不眞。即艷杜甄陶。徒膚體耳。如北齊斛律金勅勒歌。隋圖裁楚大哭毋何。皆以不識字人。信口道出。彼豈知有十九首三百篇哉。康熙中獻厄魯特俘。上郊勞凱旋之師。飮膳大享士。凝鉦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笳。有膽氣兼能漢語。上賜酒使奏伎。若胡歌曰。雪花如血撲

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槖駝鳴乎北斗之北奈若何又超勇親王策凌用兵深得侍衞綽克渾之力事定賜以千金而親飲之酒綽克渾曰請王佇姬爲奴舞劍奴爲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爲長弓射落欃槍入酒鍾音調悲涼如出一手蓋其風氣使然與

絕句

絕句以節短音長意餘言外爲妙非如古體排奡轉捩

可以操縱自如也河工官吏以水為生自黃河北行而歷營生意蕭索矣胡稗楓同守句云草沒河堤綠滿灘麥風吹袖不知寒垂楊生就風流性不得春波照影看懊惱之詞出以蘊藉讀之輒喚奈何金陵克復餘孽未清當事不遽撤防以昭慎重彭雪岑侍郎句云江上新晴霽色開綠楊深處見樓臺老漁未肯拋蓑笠猶恐輕雷送雨來老成之見別具深心讀之自然首肯

曉學齋詩詞

家兄叔舟與予生同居長同學讀書論事同識趣而性

天眺擘遠過於紉故兄弟尤爲相得所著晚學齋詩詞存者甚少八日和鮑菊溪五古云空庭湯雲陰淅瀝破午夢舉頭見日光檐雪已消凍手把幽人詩松影一窗供讀讀高風生悠然答吟諷風停望斜暉前村煙樹重卻坐聞清鐘游心入空洞南郭偶成云浩歌溪樹間微風醒殘醉搏土擲披心雲影盪空翠因夫荷鍤遙從隴頭至不解強用旋淡語亦真摯世情多險巇到此意良慰徘徊不忍歸殘陽上衣袂七古題沈榆伯畫梅云北風捲牖冰含花空庭雪落翩躚鴉老人潑墨凍烟活

胸中積塊紛槎枒詩情畫意正清絕我來深巷無喧譁入門把玩識眞性下視百卉皆塵沙太素爲胎發古艷位置那獨宜山家撑寒特立氣運轉造物亦爲生嗟呀悠悠俗眼不相入有材何必相矜誇小橋流水月東上嗚咽又聽城頭笳送李梅江五律云天風盪秋色斜月轉庭陰樹古見奇骨花幽盟素心羣生慚潦草畸士各山林把酒知何日相期其解襟七絕江口云天風吹起月華流飛送輕帆作壯遊萬頃琉璃一壺酒鐵簫吹破海門秋寄懷李平弟云垂柳飄蕭月不明遙天征鴈有

離羣。今宵莫聽瀟瀟雨。認取哭山聲數程。詞稿生查子
云。蟋蟀聲聲起。吹入離人耳。前夜夢長安。長安秋正寒。
低徊分袂去。重見都無據。何處馬蹄忙。三更城上霜。
清平樂云。畫樓初曉。重檢雙魚報。說是愁懷真箇少。悰
又懨懨瘦了。亂峰高與雲齊。天涯何處逡西。昨夜疏
簾淡月。蕭瑟新中。離衣滿庭芳和宋奕遊餞春云。晴雨
呢宵幾聲咽。曉鐘聲四處敲殘。今番況味。真欲消沉。淵
回首樓臺煙景。怕傷心。莫憶江南。知多少離腸淒斷。聞
血灑空山。金尊濃注酒。漫天飛絮。何處鄉關。見東君

說與別樣闌珊記取重逢時候要朱旛護滿花欄休惆
悵芳華易老寂寂帶輕寒靄城路春柳挽大兄云溪流
隔斷芳原路門前數株誰主冉冉樓臺沉沉夕照怎認
遙天低處狂颸驟舞又捲盡江南濃青萬縷觸眼迷離
惹人別淚灑成雨　柔條猶憶初吐綠窗花弄影莫關
肩燕蹴地絲垂重尋生翠盡見關河塵土幾番飛絮直
斷送春魂東皇難訴對此餘陰飄蕭情太苦青山遠寄
翠平弟云昏標攙上簾疏雨拋書重薦殘燭珊珊繁漏
又三更睡也難成熟風過處細敲窗竹小爐低幌煙還

簇想夜火松陵棲倦旅不成也是老般幽獨 拚把蘋
碧醆香今宵斟徧來宵依舊悵觸芳華初占小園春記
倚闌干商怕幾度驚飛燕蹴垂楊不是當時緣要想到
秋來後刪刊芙蓉可留傚復寧平天河字也兄性孝友
少嘗撫傅粲觀事載世德錄

金壺逸墨卷二目錄

錢塘　黃鈞宰　天河

洞元鏡

珠帳

心血

女士

輸船

火車

賽舟

煤汽
水龍會
長人
金箔作
瓜子
聖教
賽珍會
放魚
景淵觀察

補闕
楊廣文
異物
大理
世德錄

金壺逸墨卷二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洞元鏡

西域有化生鏡以一物照之立成千百又有洞元鏡照金石之類悉能深徹其中有王姓走無常者私念地獄變相種種不測何不攜此窮其情狀越日甚冥召行過曠野見有石坊巍然大書陰陽界三字一少年情思迷離若前若卻坊內立美女一亦復含悲忍涕進退躑躅王念懷中有二鏡急取其一照見坊背亦有大書三字

曰禮義防閑少年心中宛然現女子狀如目之睹情態畢肖女子心有少年亦然復出化生鏡則千百癡男怨女如泣如訴坊之下空無所有而兩不敢前王醒而嘆然語天河曰聖賢制禮明義界別陰陽雖為並世之人若有幽明之隔然則人世傷心之境固不獨彌留永訣時也西人謂歐洲諸國男女不避嫌疑親屬相逢則握手接吻以為禮並坐攜立以示親暱俱無猜習為自然故轉不聞有苟且之事感澤曰是或一說也然不如禮義禁制之正大光明矣

珠帳

霄某營都司方君・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從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家世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頗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誥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爲妻・而降女爲側室・女即以妾庶事其嫡・無愠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詬讓謫刻・女惟背人飲泣自歎蹇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挈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偪往

金陵後况不可知矣方在賊中嘗見僞忠王出其所擄金玉寶玩別爲五等最上者獻洪逆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爲帷帳獻諸秀泉謂暑日寢其中自然淸涼爽健也甲子予至白門見有兵勇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爲多也

心血

浙東女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濠女所居樓故臨

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赴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起女自搴簾傾盆水猝然見生不自覺其盆之失於手也自是捲簾憑窗作書刺繡默默然朝暮相對然意態閒靜絕不如世俗目成眉語者所爲生之友蔣君晉距女家不過數武乘閒語生曰名節事大勿妄想也遂移泊於胥門庚申之亂南濠市廛化爲焦土女及母妹焚殤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藉爲度日計或檢一物大如拳下圓上銳非木非石中輭而外堅反復視之不識也適有軍士二八至曰我爲辨認舉刀剖之劃

然兩半而文理分明。詳視之。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伏窗而眺。眉目如繪。衆皆詫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曾蔣君過其地。索而觀之。絕似楚州生。狀栩栩若生。呼之欲出。乃攜其一片歸而玩之。久之恍然曰。吾得之矣。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緘以小盒而密寄於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啓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

女主

世謂英吉利爲女主。非也。當今日而其主適女焉爾。

義人華拾得云吾國自諾曼的朝至今八百餘年統系不絕其語亦夸盡英例傳國之序或世或及傳世傳子無子傳女傳及傳弟無弟傳女兄弟女兄弟子猶子女亦猶子女之子孫女女亦孫如是展轉相承故曰不絕其則傳女者各爲一朝諾曼的至今已易五朝其曰一千八百餘年者則自漢神爵五鳳間立國之始計之離爲七合爲一歷千數十年而始及諾曼的也

輪船

軍興以後東南各大吏皆製輪船爲辦公運饟之用顯

見於奏疏。其初採水操盤運機轉舵。猶以重貲僱用西人。近設輪船招商局。西國領事官及諸洋商皆來賀。告成之後。中人自能駕行。洋商嘗曰。中國得天地清淑之氣。其人最靈。但能刻苦用心。其精巧猶在西人上也。輪船海行以淡水爲要。開船時以火灼水。藉水氣以運船。即用氣化之水以供用。船之上下四旁。皆以銅管承接貫注。數百人飲食洗濯。覓無缺乏憂。每日燒煤多至十萬觔。冬有鐵爐。暑有風扇。每座以一人搖而轉之。滿室中習習風生也。

火車

天津洋人初置火車。先於租界內土路試行。又以載貨車一輛。繫屬其後。令中外五十八坐於火車內。位分三等。英領事與中國官員居上等。從人坐其下。車外四面則雜客居之。試行一周。便捷而精美。蓋西洋大火車馳驛鐵路。能繫屬十數輛也。中人創觀。莫不稱美。錫其名為利用云。

賽舟

每歲九月間。西人為賽駛小舟之會。舟式以八人打槳

者爲最大五采備具出没於洪濤白浪之間第見旌旆飛揚戈矛閃爍最足以駭悅心神此蘇各蘭人所駕駛也亦有小舟用一二人者則英美法國居多馳鬬如飛捷於鳬鶩得勝者踴躍奔騰波譎雲詭以快其奪標之興西婦顧而樂之輒厚賞以獎其能此又於賽馬之外別開生面者

煤汽

洋燈必用洋油其性最烈見火即燃故又名火油滬市頗有迸烈傷人者又虹口某行獨用自來火一夂管傢

已息行中人俱入黑甜矣未幾而煤汽大至不能復燃滿室氤氳凝聚不散及明卧者皆中煤毒昏暈莫能起故西洋諸物雖甚巧亦甚險也

水龍會

十月廿九日西人舉行水龍會遍城士女結隊聚觀街巷爲之塡塞計中外水龍若干具式樣互異機巧玲瓏最大者曰滅火龍車中有機械能自以鴨嘴注水鼓動噴薄別用綵繒紮一龍安置車上鱗鬣咸備中列銀燭旁懸五色琉璃燦爛光明蜿蜒如生樂工擊鼓吹笙一

引前一殿後巡捕執鞭持梃以衛之凡號衣各從其隊火毬火把光燄各殊又有高柄韻燈擁擠繁密每一隊不下千數百人照耀瀰漫如白晝行及馬路煙火間作半空中忽現五采輪光既而碧者青黃者藍者互相起落如繁星如新月如流電萬衆喧譁應接不暇洋人又於工部局鐘樓上時發火標直射牛斗忽爆作滿月狀光華四射金紫環生不啻身入廣寒非復人間世矣俄而一輪轟裂則流星萬點飛墮虛空又不啻天女散花繽紛亂墜也至是神搖目眩莫不駭爲大觀然失乎水龍

兒火之義矣

長人

前數年江湖賣戲者攜四小人至淮短僅二尺餘指其老者爲祖母最少者爲孫中一代爲夫婦語吱吱不可辨浣濯縫紉如常人自攜乾糧粒細如黍飼以米飯不適也近有長人詹五者籍徽州魁梧雄偉倍異尋常有巴社商人攜之西洋轍跡所經累增聲價每日已起戌止欲見者各取半元異矣

金箔作

蘇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祇許一人蓋規例如此不欲廣其傳也有董司者違衆獨收二徒同行聞之使去其一不聽衆忿甚約期召董議事於公所董既至則同行先集者百數十人矣首事四人分於衆曰董司敗壞行規宜寸磔以釋衆怒即將董裸而縛諸柱命衆人各嚙其肉必盡乃已四人者率衆向前頃刻周徧自頂至足血肉模糊與潰腐朽爛者無異而呼號猶未絕也比邑侯至破門而入則百數十人木立如塑乃盡數就擒擬以爲首之四人抵焉

瓜子

上海繁盛不獨戶裏郡縣所無。即通商各口亦鮮及者。頭有蘇局友人以煙館燈瀰計之。一日需用十五甕每甕三百六十觔。每歲需用蠟燭至五六千石。而洋燭自來火不計焉。然此猶焚膏繼晷勢所不可少也。計滬城內外茶樓酒市妓館煙燈。日消西瓜子約在三十石。內外豈復意料可及耶。然則一日中茶酒煙妓戲園馬車並蔓販之鴉片洋行所售之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萬計實則一無所用者也

聖教

咸澤嘗言聖人之教。王道也。天道也。無新奇無矜尚。而漸推漸暨。人人自深。如嶺海初奉昌黎。滇南初奉武侯。西域初奉佛氏。未幾而文明廣被。如日月經天矣。今日耶蘇天主各教之來。即我教將往之機也。是說也。予謹識之。近數年西洋學人頗有尊崇至聖。日讀孟子。繙譯五經。皆同本國者。或且鑄銀為牌。懸之項間。大書服孔子教四字。咸澤之言。其將驗乎。

賽珍會

輿地利國將舉賽珍會集四大洲之珍異而賽之不祗如石崇王愷寒儉羞人也日本主附和其事首遣輪船載寶以往不獨珊瑚火齊赤玉紫金鏤錯紛陳光華四射凡象爐龍鼎犀鏡鮫綃枕可遊仙珠能卻病者莫不香熏錦護什襲而行並命工匠五十八徧歷歐洲學其技藝昔西洋人最畏日本道途相遇辟立甚恭近來日本主忽改制度易服色變文字百事悉仿西洋或亦天道循環乎

放魚

辛未春月觀家人放魚城外得所之樂親目覩之益歎圉圉洋洋爲校人寫生之筆第恐左右窺伺操網設網以待者皆校人類耳世俗戒殺之說儒者笑之然如東坡山谷之在宋袁了凡之在明紀曉嵐施愚山之在我朝不可謂非傑出士要皆以不食特殺爲酬中之道不必持齋茹素而特以培養生氣勸人若以一斷之甘遽戕一命一羹之故遽戕數十百命對衆生慘怖之狀返諸自家貪生畏死之心安乎不安乎某先達厚於倫理雅好放生每曰我非有所祈禳而爲之特喜其由困

得舒機神活暢游行自在物我同春此有生第一樂也願與若求眞樂者共之

景觀察

六月余子琳自江西來談及九江道景觀察贍識最優上年西洋人更換和約欲仿中國船式出入內河由京師總理衙門行令各關督酌量情勢觀察議云夷人通商之後已占五口近又由長江直抵楚漢中國船戶水手窮之居多衣食之資已極微末所恃者內河貿易聊以謀生若再聽洋人仿造小船通行港汊則聚此數十

萬無衣無食之窮民不獨中國之憂抑亦洋人之禍也又議開礦減稅均格不行況中丞許以為　國為民而無愧色

補圖

壬申重九林君頌夔招請同人持螯劇飲金凌馬湘艇丈為寫霜天清讌圖各題金幾冊以識鴻爪予以後至補入圖中作扶筇度橋狀一奚童囊琴以從者是也秦和原作云近海無奇味值良朋霜天清讌高歌爛醉自笑饞涎猶未了攜得奚童蕈斟至早動了幾回食指為倚

寫生清妙手向圖中添箇支離子鬖鬖客慣如此　生平慨抱春如綺十年來消磨挫折頹然秋氣公等青雲騰達去留此鴻泥小記預想到後人藏庋誰最牢騷誰嘆逵更誰入莊語誰游戲塵世夢一而已

楊廣文

楊竹軒廣文揚州人少貧嗣父貽產百餘畝臨卒戒之曰汝但力學博一領青衫是區區者勤而守之將來養汝不肥亦餓汝不瘠也竹軒泣而志之是時竹軒本生父境況虧累逋負不下千金將棄是產以償之竹軒私

金違父之命不可爲人子從父之命又無以對嗣親輾轉焦思卒無兩全法不得已商之買戶請作活契期以十年回贖藎往返數四而後成未幾本生父歿家益窘乃挈幼弟授徒於富室堅忍艱苦歲得束脩廩膳之類學居積法買賤賣貴士與賈一身兼之及期蓄貲得前數而買戶變計不許出是晝夜焦灼請以田償者皆不受謂非是無以慰嗣父心也歷數年大水歲荒乘買戶之急始獲歸璧而心力悴矣又十餘年竹軒境益裕增置田產數倍於前人自古創業者類歷艱難其[illegible][illegible]

帶者今一名一物躬自經營莫非以心血換易而得之而竹軒亦無子年且六十慨然語其友天河生曰人生相與聯屬者曰恩曰義曰情三者皆備莫重於父母而次則子孫吾昔有弟之子其與我也交相愛交相愛則三者至矣不幸而又殀將來嗣我後者其能如我之承我先乎天河生因竹軒返為南滙校官其前任陳君桂伯者有孫而無子遊幕於外無以為家而桂伯一棺浮厝南邑雨淋日炙者數年竹軒函招陳孫至贈以資斧祭告桂伯墓買舟而返其棺甚盛舉也棄產一節為家

庭最難處之事而委曲求全恩義兼盡若此可不謂難哉雖然語今人以孰爲恩孰爲義孰爲情茫然者多矣吾懼夫恝然者其更多矣

異物

上海僅一隅地而南北異物遠莫能致者皆備癸酉三月赴滬見麋鹿金錢豹白鸚鵡鶴鴛鴦孔雀數種後一月廣東荔支上市雖已三四日而紅襦玉液色香味猶冠他果而後則北地蒲萄南中橙橘無不鮮潤如新予詠荔支句云自有雙輪來碧海不煩一騎走紅塵其便

懸可稽也此外草木魚鳥及外洋果品奇形詭狀者尚多即詢得其名亦難以中國文字紀也

大理

戊辰山東捻寇殲辛未陝甘回匪靖癸酉雲南大理平或蹙之海濱長圍以困之或擠之邊外漸剿以威之而大理介在西陲歷年更久岑中丞率提督楊玉科等次第規取克奏膚功蕩其從此鏡清乎先是賊首杜文秀者初由廩生捐職訓導本無叛志咸豐初澂江回民小有蠢動某制軍聽信游擊施應貴言盡殺省城良回

以防內應於是附郭游匪託名復讎擁文秀別樹一幟占據大理府城自擬南越趙陀盡守滇西八郡練兵蓄士招集流亡幾成竊踞之勢大理爲迤西總會有若山洱海之雄通緬甸木邦之利蓋負固不服者十有八年至是窮蹙將自盡經賊黨縛獻正法滇右始平溯其兆亂之初祇因一二長吏輕聽妄殺貽害遂至於今昔林文忠公之撫滇也祇分良莠不分漢回而回民悅服苗疆亦然後之撫斯土者其知所從事哉

揚州待南燕孝廉與予兄弟交最久故判其家世特詳爲作黃氏世德錄將徵當代詩文以光譜牒未及刊行而南樵卒錄其略云黃氏之先爲皖南著姓聚族於黃山當明中葉分支遷蘇州再徙淮陰累世讀書科名相望七傳而至荊玉公爲明季諸生嘗如廁見遺槖有金數百兩待其人至檢還之乃鬻產以救父者願奉金若干爲謝固卻去晚歲騎驢出近郊驢伏地不肯起有老人指而言曰葬師謂此地頗吉燃燈置塊上雖大風不滅試之良信主人以缺貲故願售於公公曰吾聞吉凶

在心不在地強而後受之節今荊玉公墓也又兩傳而至循度公是爲叔丹昆仲高祖父循度公生四子兩舉孝廉而仲子運符公諱泰交以名進士不仕家居性澹定有特識所居樓曰倚月月夕花晨命儔嘯侶尊酒言笑於其上嘗著四先論以自儆其一曰立身以清白爲先清之道在於澄白之道在於著澄在於所止有定著在於嚴絕其不潔之物而不使蒙於身嗚乎精矣惟公實足以副之公之季子守愚公諱廷楹醇篤尙風義與兄翹圖孝廉受敬交至乾隆中赴試金陵同舟中患瘧

討抵衆畏傳染皆避去公曰始約而中棄之不義病而
失養必死不仁失義與仁何以友爲獨視湯藥調飲食
早暮不離卒亦不染甫至家而同舟生卒公坐廳事假
寐覺見某生衣冠至徑入後堂而家人報公次子少霞
公生少霞公生而至孝居守愚公喪支離骨立性嚴厲
或遇盛怒一聞母聲則温霽而進旣以親老棄官歸母
病畏擾則解屨戶外膝行至榻前問安視膳衣不解帶
者數十日而公弟斗南先生諱以明天河尊人也性亦
孝友爲母氏所鍾愛家人不得於母必宛曲解釋而後

安伯嫂早寡先生尤敬事之雖受責讓弗校也嘗以正
語規鄉人某不聽先生言愈切直某由是不理於口銜
先生甚深友人某將有遠行而資斧不足典衣質釵以
應之絕口不一言方是時守愚公配陳太宜人八十在
堂少霞公昆仲上事壽母下率子姓讀書皆成名諸生
內外數十八矩法秩然爲時宗仰自太宜人卒公與斗
南先生哀毀思慕三年之中先後繼没子姓俱慷慨尚
意氣輕財物不善治生人產於是黃氏漸假貸於前
人矣斗南先生生三子長曰振淮字月湖倜儻有大志

中年落拓遇戚不屈殉難於揚州事見遜覈明月清從弟叔刀名振搢少霞公第三子也母病刲左臂肉血淋漓以右手滌淨私烹以進創大如掌雖盛暑不去褭衣或有問者曰少患瘡疽耳父母卒歲時掃墓遠望輒號泣不自勝既好宋儒書研求精奧與兄仲勤弟叔達以古義相切磋而待其從弟天河尤極友愛云噫黃氏昆仲韜光隱曜雖不振然觀其禀承先德鄙夷塵俗視夫世之趨時榮而薄內行者蓋亦異矣抑吾聞天河從堂弟小洲家故貧甫冠食廪餼授徒奉母膽養暨弟年幾

三十不能娶後以哭母故嘔血而亡漕帥學使聞之皆爲歎息何黃氏善士之多也抑自荆王公以來風義孝友代有聞人即異地隔時聞者且猶興起况同在宗族之間哉

江都通家子符葆森頓首填諱

金壺戲墨目錄

鉢池山農

蠏封
食髓
富貴
新裹
弔喪
改唐詩
牝牡

奠醉

小東方朔

金山縣

愽鼠

寫眞

面具

矮射

算賞

巧對

天青緞
炊飯太守
長毛
讓妻
游戲詩
六郎
三元宮
孫生
尾號

老爺

楚漢

贈聯

蝴蝶會

木蛋

教官曲

求八

撞車

琵琶

遣婃

袁凝

鼻壺

缽池山農

蟹卦

蟹味之美人所同嗜獨金華陸少葵嗜之尤甚且食日費而先生玉山頹矣同人或笑之少葵曰吾之嗜蟹猶未也不及吾師吾師食已不盥手則納諸袖中曰留此餘香以待余竊異玩也予嘗戲作蟹卦曰蟹元亨利用剝黃中通理至於九月有凶象曰蟹解也元亨元而光也利用剝其色黃也中通而理內柔而外剛也至於九

月有凶命不長也象曰得虫以解蠏君子以横行天下
初九斷竹干河剌用火先甲後甲朋來吉象曰斷竹朋
來火一星也六二入干鑊其行郭索象曰其行郭索聲
不可聽也九三飲酒濡于東鄰取雄西鄰得雌凶象曰
取雄得雌人各有心也九四解其螯利用小斧象曰利
用小斧去甲兵也六五解其腹大美在中元黃大吉象
曰在中之美易重一觔也上九斷股折足食我童僕貞
吝象曰斷股之吝其味腥也

某制府與河帥某公同年又同官江南甚相得一日閱工至浦上河帥觴之食次進鱉蓋取其小者烹調盡美制府以爲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江魚祇可第二然殺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謔而吐屬渾然故妙

富貴

富室女嫁至大家初見竈突問老嫗曰屋上高起高許縷縷出煙者何也嫗曰此肴饌所自熟也女曰置之煙火中不慮熏灼氣耶聞者皆笑又某太守滿洲世族生

而貴盛會府試發榜遲緩吏白童生中寒士居多資斧艱難請幕中閱文從速太守曰何不傳語諸童遺與夫他人先歸

新臺

河督某公閱工至王營諸廳咸侍有婦入訴稱夫爲千總性好爬灰虐待妻子等語傍舟大呼巡捕官呵斥而去某公不解所謂詢諸廳官皆以其事甚褻難於措詞而有捐班一人遽言翁媳二字意將疏解其故獨褻河同知于君曰此無他即新臺故事耳某公恍然歸語幕

友曰居官當用讀書人誠然若賀某言之殊不雅馴矣後以他事黜千總

弔喪

往者某中丞之喪同時夫人太夫人皆病適有州縣四人方賭葉子戲門者誤報撫憲夫人故矣四人者遽擲葉子曰即往弔趣呼輿夫甚急已而他僕自外歸曰故者太夫人非夫人也四人者即命幹僕往探徐將葉子理清曰竟此一局往弔不為遲探者返曰太夫人危而復安夫人以哭撫憲故暈絕者再實則撫憲自亡耳四

人曰賭耳誰有閒暇弔喪者弔喪不如多贏金錢作買
酒資也

改唐詩

客有懼內者內怒輒提耳使屈膝焉或改唐詩嘲之曰
雲淡風輕近晚天傍花隨柳跪牀前時人不識予心苦
將謂偷閒學拜年許會卿姊丈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
上云書塾問童子言師喫茶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
處又哭李二人同行見一大腳婢履聲槖槖而來哭改
春眠不覺曉句云春梅腳不小處處聞他跑李翔下二

句何以易之吳凝思久之曰夜來雲雨聲替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牝牡

鵠以跡生魚以思遂鼈望而育鸞視而胎蝦蟆抱聲鴻鴈履影鸕鷀口孕鵁鶄目成牝牡不淫而神氣相感也某邑訟脩刑清告期祇收十數詞而姦拐搶劫居大半感澤笑曰利用之物有三而三者皆足致禍其原實出於一途如古貨流通於錢錢牝象也畢世溺於孔鵲事紀載以筆筆牡象也畢世毀其鋒而牝牡之顯肇爭訟

者無論已誠使天地生人則牲填牲亦如魚鵝蓄物之氣感神交焉則息事消禍也多矣

稟辭

軍興以後直省候補人多缺少事稀貧苦不堪言狀一日有縣丞稟求見方伯稟辭號吏曰非期也不爲通報某曰我有公事不見則今日死於是矣號吏大驚白諸閽者而見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稟辭將何往某曰將往陰司方伯亦詫曰何至於此曰某自到省候大憲者十數年矣無缺無差父母凍餓兒女啼號除死更無善

策又慮身死而大憲終不見知也敢辭方伯曰勿爾吾且贈君二十金暫爲餬口以待差事越三日委以優差而去

小東方胡

近有方姓字小東者二八一官山東知府一以縣令需次於蘇州馬丈湘艇與小東太守故相識而不知有縣令之小東也他日客有語及小東者馬喜曰小東來乎客曰然今寓某處君識之乎馬曰舊交也別數年矣遂與同往而一見茫然客指而語之曰此小東也君乃不

相識乎焉唯唯私訝數年之別即面目改易不致懸絕若此久之主人乃笑曰東方朔祇有一人小東方恰有兩箇或者先生所識彼一小東耳始各恍然同時又有方姓名世忠者字少韓其作書題款第云少韓世忠可與小東方朔作對也因憶　國初于清端公名成龍同時有同姓同名同官一省者且官階同至節鉞同以清直著清端總督兩江時成龍方牧通州公知其能特疏保薦可知當時不避長官名字若在今日避之恐不速矣即此亦見清端之賢也

金山縣

蓬萊周靚山先生初攝銅山篆與天河夜遇於途燈火半滅輿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若是何人左右曰銅山縣予應之曰我乃金山縣周猝然不悟其以金勝銅之戲匆匆慰藉而別他日予客贛榆周還海州牧每見詩詞深加賞異並屬按期作文諄諄以砥礪科名相勗談次偶及前事周大笑曰是乃罵放相識也

鼸鼠

方君小雲容予齋大爲鼠擾舉火熏穴汲水以灌之設伏禽渠鼠蹤乃絕小雲作檄鼠文云殺鼠殺鼠汝罪難數三日慣汝惠我肯顧遺汝一刀送汝西土西土西土爰得汝所予謂囘教之殺雞鶩也每食必祝曰非我也夫夫爲之也夫既啗食而殺矣而又祝之與小雲之檄將毋同

寫眞

滬上某君善寫眞振振有名予偶作行看子披袈裟趺坐蒲團上質諸親朋無以爲肖者因戲書云謂其似我

耶我面不如是之長謂其不似我耶而嗤者甚狂惟改面以就象兮庶兩盡而無傷面兮面兮心不可見兮汝不妨於變兮

面具

友人洪某短小精幹善於周旋廣衆之間因人改色里人謂其滿腰假面具每見一人隨取一具帶之雖一日之內一室之間所遇貴賤貧富或至數十人而洪君面具時時不同也

矮朋

或云矮射二字古人必互錯矮有委矢之義當解如射射有寸身之象當解如矮

算賞

西人懸五百金之賞以算法試人其法以法馬十九件合成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七之數任人錯舉一數彼卽其數取法馬應之自一二十百以至五十二萬有奇無一不備而不出十九法馬之中時往來門外者低目垂首心口自計人人思得五百金而不得其故有皖南王君者往試西人所趣合付金曰祇值一字而已西

人問何字王於手心書一倍字示之西人默然付金而去。

巧對

殿試三甲者。賜同進士出身某太史以三甲庶常散館授檢討最惡人稱此六字一日有同年某新納姬人太史往賀某適他往姬人方洗足太史出遇某於途笑謂之曰今日有一佳語能屬對乎某叩其辭則曰看如夫人洗脚某即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太史默然而別楊稚虹曰人不可有所忌我忌之人偏觸之此對之巧

抑太史自取識耳。

天青緞

段廉訪初官浙中知縣。累擢至按察使。勤於爲治。深得民心。陳臬時微行酒樓茶肆間。緝訪奸宄。遠近稱神。民赴州縣訟者。或累數十日不得一決。廉訪得狀即鞫問。判訖釋去。案無留牘。百姓感之。稱曰段青天。及杭州初陷。倉猝出城。將軍留之。不可。且同困城中無益。不如出而圖之。猶可爲恢復計也。百姓不知其意。遽改其稱爲天青緞以詬之。

女曰是不難東家宿西家餐耳是即甲婦之訣也得此訣而天下無難事矣

游戲詩

東台錢君冠林邑諸生好作游戲詩老而彌趣時有城守營千總新加守備銜揚揚得意語錢云君敏於詩我以西廂法非法出精句爲題能日占一章乎錢曰詩不足言幸勿見怪千總請之錢即云旅館蕭蕭容思單布衾不耐五更寒可憐十指承消乏手掌風流手背閒又有陰陽學乘輿候客適至廟堂相値處與錢相遇錢目

之云補褂天青拜膈堂居然也要學官場問他品級居何等一半陰來一半陽

六郎

某邑有秀才行六者出入官場驕其鄉黨錢刺以詩云走遍官場已二回六郎滿面笑容堆才叨縣令生辰酒又舉分司上匾杯衣服假來長短窄語言拖出冗焉哉年家帖子須珍重多少夤緣博得來又六郎鄉人某家故貧衣食不給及得庫書後多金而豪遽忘故態錢刺以詩云寒天大風狂凍又堅布袍一領並無棉自從接管

田房稅灰鼠裘披八月天

三元宮

東邑三里橋爲妓船聚泊之所臨河有僧寺曰三元宮僧某年少善歌工絲竹好着紅襯襖時與諸妓往來邑士惡之稟請驅逐時有名妓朱有才者與縣官有故僧乃免朱說項竟將差票弔銷錢詩所謂諸公何必遞公呈議論三年總不成也又云喜穿衲襖惡袈裟紅袖臨風艷似花不誦法華歌小曲禪牀趺坐撥琵琶不怕沈淪欲海波庵門排列妓船多僧家此福難消受姊妹同

聲喚阿哥友人楊竹軒云錢作此詩大書張之庵門僧不待驅遂而逃矣

孫生

軍興以後州縣重用董事地愈僻則董事愈大或巡迣而自鳴官族或生監而居然世家其所見者小也閭中同舍孫生以父兄董治公事得與邑令往來氣高而言大聲中屬聽可憫可嗤忽得罪於亳州先生努目一叱老拳將施同人力爲排解乃止嗚乎一勺之水注之蹏涔之中滿而四溢遂以爲地不能容豈不合后土坤輿

埋冤無既哉

尾號

閙中尾號臭穢難堪雖詛咒罵詈而遺溺者不顧也斷某君書紙粘壁上凡褰掌提袴迫欲遺溺而往者一見此紙莫不避往廁中衆皆異之不知其所書何語所書何務而人人遵照如是也好事者試往窺之則大書云有人於此大便者我必於其大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於此小便者我必於其室中小便之處而亦小便之無不狂笑而去

老爺

林君頌蓉言其鄉人初捐監生元旦出謁鄰里歸妻問何往曰候故舊耳妻曰渠等小百姓拜他何爲又一人援例得職銜章服而出回顧其僕曰此後勿稱某相須稱我爲老爺僕不聽某正色曰我不與汝戲言汝不稱○○○自家罪過

楚漢

頌蓉又言某富室請兩西席一老一少異塾而同餐僕膳中遇有燉蛋老者必舉箸分半劃之曰楚河漢界示

不得侵越也。少年既食其半。又從碗底挖八十去七八。老者覺之。致相口角。少年曰。君自言楚河漢界。難道象棋盤上。不許卒子渡河耶。

贈聯

贈妓聯語。多以名字屬對。須自然生動。爲佳。相傳周明府沐淵。有贈如意一聯云。都道我不如歸去。試問卿於意云何。長洲陶芑孫茂才。贈十全云。十分窈窕花應妒。全是聰明月不知。又秀卿云。由來秀骨皆仙骨。或者卿心似我心。又某贈富金云。我富文章卿富豔。兼金聲價

斷金情均極秀倩

蝴蝶會

友人小聚各出酒一壺肴一碟謂之蝴蝶會一日稚虹味蓀作此會而馬君湘舫大醉馬與少蓀爲老友時時相謔是日幾饗老拳稚虹戲作賀新涼詞嘲之云酒綠燈紅夜恰招來二三知己傳盃夜話吸盡西江斟北斗狂興如潮而瀉更拇戰譁然振瓦獨有伏波豪氣湧鄰銀壺飛舞從天下驚孺子魂兒怕　壯懷壓倒甘興霸猛然鬧朱顏改變風雲叱咤醉語模糊渾不辨倒底是

眞是假可是學灌夫嫚罵縱酒無非行樂事又何須奮臂揮拳打蝴蝶會從今罷

木蛋

吾邑吳氏以雞鴨蛋行致富行中積蛋不知其幾萬億也而月終盤計必少數百枚既而伺日計之無不少者主人疑爲司事竊取司事者不甘早暮伺之見有蛇長數丈身圍如盌高踞梁上而下垂其頭以吸蛋相距尺許蛋即自升而上既吸十數枚則環蟠柱間力束其身以破蛋如是而一餐果矣既而又至亦如之司事恍然

曰吾日受主人冤賊乃在汝吾必有以報汝矣乃取堅木刳爲卵狀若干置之筐中而以雞子覆其上明日蛇至如前吸取雞子與木卵相間而入吸畢環柱蟠束亦如故而愈束愈緊屋左右揮掃若有甚不適者久之直竄庭中旋滾不已以之宅畔有隙地百草叢生蛇又竄入草間自起自落踴躍傾跌上下以數尺計而木卵不可化矣如是者歷二晝夜乃死司事者招主人往剖刃蛇腹得木卵乃言其始終以白白云或曰蛇所躍處必有化骨草焉藏之可以濟人其後鄰人有骨鯁者乞而

服之果驗惜乎化骨者不能化木則蛇之愚也天河生曰老鴉能盜蛋啣之而飛啄之以哺子傭媼徐氏親見之鼠之竊蛋也仰而抱之別一鼠啣其尾倒曳而歸噫嘻奴婢遇此何以自明哉

教官曲

文章游戲載司嘲司慰二曲嘉善謝君仿其調爲廣文寫照一抑一揚描摹盡致予爲點綴一二節錄於此想個中人讀之必當啞然慙啞然笑也教官嘲云這箇閒苦埋沒英豪壯懷都向此中消枉才高氣高想當年指

望中名早到而今低飛倦似投林鳥要解得一譚清况
怎般熬聽先生自表北平醉燕子認新巢備舍三間没秋
草說衙門清淡也要心操最怕那刁學書賣弄蹊蹺那
窮門斗橫貪錢鈔急公文細看多顛倒絕不得燈前改
稿南畫居序府城路不遙謁太尊同寅共約邀公散憚勢迎
學憲排班貼着受用些四更門外寒風峭兩邊簷下秋
陽燦直要等糊貼封條挨查坐號南歸節歌饑聲轟發案忙
飛報新進的填冊喧囂我只道來執雅何須計較他却
毀骨飛蚊細嘰推敲不是報瓊瑤投木桃無情物不值

鴻臣覓似闈闈場中書欠票直至累月經年票不銷還
與你爭論多少北四門子空嗟悼空嗟悼儒冠誤纔知道徒
勞碌徒勞碌羨金盡歸休好旁人謂家人笑說甚麼俸
滿遷超才優舉保南雙聲了半生蹬負何時了問少年同學
幾輩上雲霄這便是老教官的行樂圖兒細細瞧尾聲又
教官慰云科第儂家不羨豪華一官原是舊生涯得安
閒便偸閒利名場那有些兒暇從今做箇悠游者眞道是
廣文官冷動嗟呀再不平情細話北醉太平要算運途嘉不羨
鳴琴更高雅摒擋簿書錢穀事亂如麻可有那幹差員火

速行查那嚴憲札星馳催下從來宦海風波大俺這裏心寬不怕

南畫眉序

撫臺的威嚴洞察學臺的品望清華只教你叉手三家同坐下好男兒一勝由來不屈他

北喜遷鶯

半莽紅塵飛不到閒門下竹院裏翠蓋陰遮誰與你排隊仗左青右畫誰給你伺傳呼夜月朝花正是豆含葩箏吐芽先生饌品味清佳儘好隨意留賓同下榻只要寒士歡顏願不荅也算是萬間廣厦

北四門子

多休暇多休暇忙甚麼朝和夜誰傾軋誰傾軋管甚麼真和假忘機許莊蕭灑要你箇日暮年華風流儒雅

南雙聲子

無榮無辱

無絲挂看手栽桃李樹樹盡開花這又是老教官的安樂窩兒晚境佳尾聲廣文爲外省清高之職近則老病假筵類然自放者居之英年志士不屑也然而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之乎宜乎尅食者之不以正眼視也

未入

官職卑高不足較獨官卑而昂然自大者甚可厭也曇見一絕云大艦栽巖擁上游跟班豪僕亦輕裘旁人細看燈旗字分發杭州未入流

撞車

有貴公子御車出遊者。策馬馳驅。自矜便捷。適與五套大車相撞擊。公子顛踣於車前。因挾父兄勢控諸縣官。官廉得其情。謂之曰。大車果撞小車。公子當仆於後。今公子仆於前。是小車撞大車也。罰令出貲爲買人脩車資。公子無以辨。慚忿而歸。

琵琶

人情各有所好。好之深者。壹志專精。雖亡身破家而不悔。所謂癖也。賀君少樓謂松江何某好琵琶。少遇不如

意事無以解憂惟聽琵琶聲則志趣怡然神采煥發始而延訪名手不遠數百里求之或館於家或往受教如是者有年藝既成遇有同善此技者約期高會備酒筵賭采幣以校高下如是者又有年既而造詣益工遠近稱善乃集游手子弟凡箏笛檀板胡琴羯鼓之屬座上常滿飲饌皆仰供之獲償於管絃絲竹之間未及數年負郭田千畝盡屬他人中年窮病幾死猶指琵琶屬其妻子曰我死必以爲殉

遣嫁

詩有似戲而本色入情者東台某翁有愛女遣嫁日口占一詩送之云汝今十七去從夫幾句亘言要聽吾比似弟兄和妯娌如同父母事翁姑重重婣婭原非偶薄薄粧奩勝似無一個人家賢媳婦千金難買此稱呼較之老妻書至一律尤覺懇摯

袁癡

袁癡者不知何許人或曰 國初時文名家也性好游戲多惡作劇一友相距十里許遣傭送信與袁袁立於門傭不識問是袁癡家否袁應之取信而入即以布包

一巨石令其返報曰此要物途中切勿息肩恐致觸損其人忍重負歸友人啓之內有一紙云來人無知呼我袁癡無法可施以石治之一日鄰廟演劇眷屬欲往觀又有覩串友客禁不能止乃盛肴饌重鹹味各勸飽餐多飲以茶觀劇未半女眷欲旋袁堅留之不令去曰人衆氣雜宜聞鼻煙已而噴嚏一聲泉流滿地矣嗣是不敢復觀劇其他隨時狡獪多類此或云吾郡吉君所爲也

浙江長觀察某人一日上院忘攜鼻壺命僕還取之僕南人誤爲便壺良久取至藏於身後逡巡不敢遽呈某作京語曰鼻壺來未僕曰來矣曰何不將來曰衆中不雅某怒叱之僕乃雙手捧呈曰便壺在此合坐爲之大笑